

前线名人丛书

刘川剧作选
刘川剧作选
刘川剧作选
刘川剧作选
刘川剧作选

灯迅速

转亮，已是
当天深夜。
屋里工具收
拾起来了，
被卷铺开
来，成了两
行通铺。人
们坐在铺
上，向着当
中一堆柴火

江苏文艺出版社

自序

我生平的第一本——大约也是最后一本——剧作选集要出版了。我既高兴，也有点惶惑。说实话：在这出书难、出戏剧书尤难的年月里，我早已放弃了为自己剧本出集子的希望。因为出这种书得由作者自己掏钱，而我，确实无钱可掏，只好由它去！不意我们南京军区领导有鉴及此，毅然拨专款为我们几个剧作者出专书，使我这几个行将佚失的剧本，得以有汇集保存、流传下去的机会。敝帚自珍，我为此深受激励、深感振奋！可见话剧于今尽管仍在困境中挣扎，但关怀扶持这门极具现实性战斗性艺术的力量，确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社会主义话剧艺术仍然大有生机、大有希望！

能有机会出本书固是好事，但真到集稿付梓时，不免又引起我一些惶惑和思考。我问自己：这样几个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旧剧本，真有重印出来、献给今天读者观众的价值么？以今天读者观众的情趣看，这些作品真能带给他们点什么思想启发和审美享受么？对此，我毫无把握！是的，时代在变，生活在变，读者观众的爱好需求也在变。今日的读者观众，早已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甚或改革开放初期。这些作品中触及的问题、阐发的思想、描写的人物故事，对他们可能已显得陌生和不可理解。但正因此，这些作品或许倒可能起一点帮助他们认识过去、唤起往昔回忆的作用。这也并

非坏事！我们欣欣向荣的今天，不正是从那些既轰轰烈烈、又曲折辛酸的昨天走过来的么？不管这些作品如何粗疏，它总是那个全党全民为社会主义事业忘我奋斗年代的产物、是当时社会生活激流冲激出的几点浪花！它记录着那个年代人民群众的一些思想愿望和感情、跳动着一点那个年代的时代脉搏。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都在舞台上、观众中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与今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战的读者观众，或许是一点可以心灵相通的地方！

对我个人更有特殊意义的，是这四个剧本的前三个，都写成于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正是这个年代，我们南京军区的戏剧创作达到了一个繁荣的高潮。一批年青剧作者，带着各自的风格特色，在这一时期里脱颖而出，显露锋芒。尽管各人的生活道路、情趣素养不同，但从“主帅”沈西蒙同志起，大家都高擎革命现实主义大旗，跨着拥抱时代、深入火热斗争生活的步伐，为歌颂人民、歌颂革命，为在自己作品中塑造我们时代的英雄形象——特别是部队英雄的形象，而尽着最大的努力！就我个人而言，尽管因自己素养不足，努力不够，未能在这方面取得多大成就，但那个年代的思想烙印、艺术观、和创作道路上的影响等等，对我都是决定性的。以至到了“新时期”的今天，虽然风风雨雨，众多的新思潮新观念新流派纷至沓来，我却仍然笃信：只有沿着革命现实主义之路继续大胆创造、探索前进，才有可能写出无愧于我们时代和人民的、真正实现我们当年追求企望的作品来！

说得更远些，我的笃信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基因，可说是在抗战初期开始接触话剧时就种下了。那轰轰烈烈的

“抗战戏剧”，就是我接受戏剧教育的启蒙教材。而夏衍、阳翰笙、陈白尘、曹禺、老舍等前辈大师的剧作，更是我后来学写戏时的描红套墨的范本！使我永难忘怀的“抗战戏剧”给我留下的深刻启示就是：一，戏剧要真实、不脱离社会斗争生活，才有强大的激动感染力量。那些剧作中描绘的生活内容、展现在舞台上的人事冲突，无不来自生活这个源泉、来自活生生的现实社会，因而它亲切动人，能吸引广大的观众读者。二，戏剧要抓与广大人民群众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社会主题和题材、说出人民群众心里最想说的话，才有猛烈的冲击震撼力量。那些剧作之所以能在当时“大后方”的广大观众心灵里掀起那么巨大的波澜，其原因就在于此！

这些最初的、十分强烈的影响，同其后受到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兴起的解放区文艺——特别是部队文艺的启发影响相结合，才使我在五、六十年代和文革后写出了这样几个剧本，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创作上的思考和记忆！

回顾过去，我虽因自己这些年未做出大成绩而深感惶愧；但展望今后，也不免燃起了一些希望。我想：只要有生之年不断反思总结、吸取经验教训，再严肃认真地生活和创作，再写出较好一点作品来的可能，也不是不存在的。

愿这本集子的出版，能成为我继续前进的一个新起点！
是为序。

1991年10月，南京

编 者 的 话

《前线名人》丛书与读者见面了。

她是我们向社会打开的一扇窗口。

我们期望透过这扇口让更多的人了解南京军区的作家、剧作家；看到他们描绘的广阔而深远的军营风情画卷；感受人民解放军火热的战斗生活以及广大官兵崇高的精神风貌和奉献精神。

南京军区的文艺创作队伍是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集体。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以大江南北这片丰腴的土地为依托，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勤奋耕耘，佳作迭出。许多作品在军内外、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全军、全国的瞩目。

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支队伍相互支持，共同切磋，亲密协作，团结奋进，形成了一个优良的创作环境，锤炼出一个既有共同特色，又有各自鲜明个性的创作群体，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作家、剧作家。

军人的标志并不是一身可体的军装，而是他们在血与火的阵地和营盘上锻造出的坚毅的品格、忠贞的情感和一往无前的精神。作为军人的作家、剧作家，他们血管里始终喷涌着军人的血，他们肌体中流动着几乎是遗传的军人基因。因此，他们的作品爱也分明，憎也分明，拥抱生活，直面人生。读他们的作品，你会隐约听到一种磅礴而铿锵的脚步声。

《前线名人》丛书第一辑收集了沈西蒙、白文、漠雁、刘川、冠潮等五位老剧作家的自选作品。今后，我们将继续编选出版这套丛书，以飨读者。

目 录

自 序	1
✓ 青春之歌 (四幕话剧)	1
✓ 烈火红心 (八场话剧)	87
✓ 第二个春天 (六场话剧)	200
✓ 生者与死者 (多景次话剧)	291

青春之歌

(四幕话剧)

人 物

沈绮文 二十二岁。农学院植物保护系毕业生，女。

丁 辉 二十三岁。绮文的男同学。

小 袁 二十岁。绮文的男同学。

邹丽娟 二十一岁。绮文的女同学。

沈志恒 五十多岁。绮文的父亲，农学院教授。

沈太太 四十多岁。绮文的母亲。

赵 平 二十九岁。为民区区委书记。

徐志明 四十多岁。为民农业社社长。

权老太 五十八岁。烈属。

小 芸 十三岁。权老太的孙女儿。

二 喜 二十来岁。农业社社员。

庆大叔 四十来岁。农业社社员。

男女大学生数人。

农民群众数人。

第 一 幕

〔农学院，沈教授家门口的凉台。有石栏干、台阶和葡

萄架。玻璃门内隐隐透出书斋的情景。凉台上摆着矮桌和藤椅；台阶下是过道、草坪和花木丛。远处树荫后，是高大楼房的剪影。

〔晴朗的秋天，蓝天里几朵白云，风吹，蝉叫。

〔午后，沈太太靠在藤椅上睡着了。矮桌上摆着饭菜，盖着纱罩，像在等人吃饭。一会儿，沈教授拿着书出来了。他揭开纱罩，想动手，又迟疑着放下来。

〔这当儿，丁辉兴匆匆地跑进来，夹着一本又大又厚的洋装书。

丁 辉 沈教授！……

沈教授 哎！——让她睡觉。（把丁辉拉得远远地）为了女儿，老太婆昨夜又没睡好觉。

丁 辉 你们的意见还没有一致？

沈教授 不可能一致，永远不可能！——你找我？

丁 辉 我来找本参考书，（向门内走去）顺便告诉绮文一件事，……

沈教授 什么事？

丁 辉 今天是礼拜六，周末……

沈教授 （微微一笑）啊，又是请她看晚场电影？

丁 辉 是的，沈教授。这是一部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新片子，叫《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沈教授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是句很好的话。

丁 辉 对我们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更是一句重要的话，所以我买了两张票子，……

沈教授 绮文到农业厅谈工作去了，还没回来呢。瞧，一家人都为她挨饿，（指饭菜）谈工作谈得饭都不吃了。

丁 辉 怎么，绮文谈工作去了？

沈教授 一清早就去农业厅了。

丁 辉 今天要最后决定了？

沈教授 最后决定了。

丁 辉 （一怔）那，我也要最后决定了！（匆忙向外走。）

沈太太 （惊醒）谁啊？丁辉，别走！

〔丁辉只好站住。

沈太太 你坐，孩子，我有话问你。（倒茶，责沈教授）客人来了半天茶也不倒！

丁 辉 别客气，伯母。

沈太太 不客气，你还不跟我们家里人一样，……我问你，丁辉……

沈教授 婉芬，是不是我们……先吃饭？

沈太太 半天都等了，就急这一会儿？

〔沈教授只得忍住。

沈太太 我问你，丁辉，绮文常跟你们一块儿的，她跟你说过毕业了业要做什么工作没有？

丁 辉 没有详细谈……

沈教授 我说过了，她想下乡的打算是最近才告诉我的。

沈太太 一天到晚的喊下乡！下乡！跟中了邪似的，这下好啦，真把女儿喊下乡啦，你心满意足啦！

丁 辉 农业厅不一定分配她下乡吧？

沈太太 谁知道呢。（又埋怨沈教授）真不知你安的什么心！

把女儿留在你身边有什么不好？偏要逼她下乡去！……孩子自小没离过爹娘，一个人连夜路都不敢走的，你叫她

下乡怎么过？（冲着沈教授）你为什么不去跟院长说留她当助教？说一句话累死你啦？

沈教授 婉芬！我怎么能为自己女儿做这种事？她现在大学毕业了，有她自己的志愿、自己的路。……要是她不能跟我当助手，就留丁辉也是一样。

沈太太 应该把他们俩都留在学校！（把丁辉拉到一边）丁辉，好孩子，回头你劝劝绮文，叫她别下乡，留在学校里什么不好？干吗下乡去受活罪？

沈教授 不是受罪，是学习、锻炼！我就是在乡下农场里开始学农业科学的。那时候，人家骂我是当长工、捧牛屁股、没出息，我却相信：真正的农业科学是在那里开头的！……

沈太太 你是你，绮文是绮文，别搬你那老一套来叫我女儿学！

丁辉 不，伯母，沈教授说得对，应该尊重绮文的志愿。
〔沈太太失望。〕

丁辉 伯母，我看农业厅不一定分配她下乡……按成绩她是可以留校当助教的。

沈太太 （对沈教授）你听见了没有？

〔一阵欢快的笑声和歌声从走道上传来。沈绮文叫着：

“妈妈！妈妈！”接着，她和小袁跑上场。两人提着大包新买的东西，背着新草帽，小袁还挂着背包。两人兴高采烈地唱着。〕

沈绮文 （东西一撂，直抹汗）热死人啦。

小袁 咻！（放下行李。）

沈太太 这做什么，小袁？

沈绮文 小袁今晚住我们家。妈妈，让他睡沙发！

小袁 不，我睡在大树底下，这里有睡在乡下打麦场上的感觉！（招呼沈教授）沈教授，（对丁辉）啊哟，我的助教先生，你也在这里！

丁辉 我还不是什么助教。

小袁 马上就是了，对吧，沈教授？

沈绮文 （跑过来）丁辉，你来了真好，我怕你不来呢！……我们买东西耽搁了。我跟小袁，本想去找你！……

丁辉 有重要的事情吗？找我？

沈绮文 不，没有什么……难道没有重要的事情就不能找你？

丁辉 当然能哪！……我是说，你的工作，……决定了？

沈绮文 （望望爸爸妈妈，轻声地）决定了！跟我的理想完全一致！替我高兴吧，丁辉！高兴吗？

丁辉 哦！……当然，高兴。

〔那边，沈太太去拆纸包，被小袁挡住。

小袁 别动，伯母，军事秘密！（抢过来，神秘地拿出一双套鞋）这是什么？

沈太太 套鞋嘛。

小袁 不是套鞋，是水陆两用坦克。（拿出放大镜）望远镜。（拿出手电筒）探照灯。还有这个，（拿出两本鲜红的笔记本，高举着）这是两位忠实的见证人。它们将要记下两个青年农业技术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战斗生活！将要记下他们的创造、胜利和欢乐！……

沈绮文 还要记下他们的困难、失败和痛苦！明天，我就开始真正的生活，（轻轻地）再见吧，我的学校，我的城

市！……

小袁：明天，我就要把全部的生命、青春，投进农村的大海里，我要去拥抱那美丽富饶的土地！……

沈绮文（轻轻地背着诗）

啊，金色的秋天多么美丽，

阵阵稻香扑进人们心里，

收割吧，收割吧，

田野上歌声四起……①

（向走过来的沈教授）爸爸，你喜欢这首诗吗？

沈教授：喜欢，喜欢。……那么绮文，你们决定下乡了？

沈太太：（急跟过来）什么，决定了？

沈绮文：是的，爸爸。农业厅分配我和小袁到苏北乡下，明天早班车走。

沈太太：我的天！你真要走！（哭起来。）

沈绮文：妈，妈，别哭！你看，真不好！……

沈太太：总是妈不好！……志恒，你听听，她明天就走，苏北乡下！你就由她？不管管她？……

沈绮文：妈，妈，别这样，离开家，我心里也不好受，可这是工作，工作总要离开家的。我以后常常回来看你和爸爸，我年年都回来……

小袁：对，伯母，你要是想女儿了，就打个电报，今天打，明天到，我保险！

沈太太：要你保险！志恒，你？——

沈教授：（默然）唔。

① 引自严阵：“啊，金色的秋天多么美丽”。

沈绮文（走到沈教授身边）爸爸，你别生气，……我没有回来跟你商量，就接受了工作，……农业厅等着我答复。……爸爸，我知道你想留我当助教，我过去也这么盼望，可是现在我觉得下乡更好，更需要！……爸爸，我想错了没有？

丁辉 绮文，你想得不错，下乡当然好，不过我觉得，你留在学校，跟沈教授一起搞研究工作，也许对你的发展更有利，对国家的贡献更大……我想，并不是每个人都非下乡不可的！……

沈绮文 我前些天也这么想过；……可是农业厅同志说，今年农村要争取社会主义大丰收，螟虫灾害很严重，农民就等着科学技术指导，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爸爸，你从前不也是抱着为农民的志愿学农科的吗？……原谅我吧，爸爸！

沈教授 要是你觉得这样做好，就这样做吧！

丁辉 沈教授，你不觉得她跟你当助手更合适吗？

沈教授 合适，……不过；我可以找别人……

沈绮文 爸爸，你真的不生我的气？

沈教授 不生气，孩子，我是替你高兴！

沈绮文 爸爸！（扑在沈教授怀里。）

沈太太（哭）他还高兴！

沈教授（跟沈绮文一起过去，搀起沈太太）婉芬，你要冷静点，孩子长大了，应该走她自己的路……你一向是个好母亲，这回更应该好……

沈太太（看看女儿又难受）这叫我怎么准备啊，穿的，用的，一样没有买！……

〔沈教授、沈太太和沈绮文三人下场。丁辉和小袁闷了一阵。〕

小袁 丁辉，（见丁辉不应）丁辉！

〔丁辉望着小袁。〕

小袁 干吗不说话？

丁辉 干吗要说话？

小袁 （叹口气）不知哪个诗人写过这句话：分离是人生的一杯苦酒！……

丁辉 你也学起诗人的感伤来了？

小袁 不，我给他们哭乱了！……我要全部投进农村的大海里，我要把自己变成个真正的农民，我要去挑粪、挖土！……你没听我的话？（望了丁辉一会儿）你在想什么？

丁辉 （想自己的）我应该早上来，先跟她谈……奇怪，农业厅决定工作这样快！

小袁 乡下在闹螟虫，迟一天，稻子的损失就多一天！

丁辉 我的损失可更大！（突然站住）小袁，你说现在还行吗？

小袁 什么？

丁辉 我去跟她谈，向她表示，……我——爱她！

小袁 你？（看了丁辉一会儿）可是明天她就走了，……还有，你不应该忘记小夜莺。

丁辉 这位小姐！我跟她根本没有关系。

小袁 她跟你可有关系。

丁辉 我根本不可能爱她！——你说，绮文会喜欢我吗？

小袁 她想像中的爱人，是跟她理想、志趣一致，能跟她下

乡锻炼，把生命献给农民的人！

丁 辉 这跟我并不矛盾。

小 袁 你能牺牲助教的位子吗？你能放弃进科学院的打算吗？

丁 辉 这么说，你倒是她最理想的人了。

小 袁 我不够条件……我跟她不是一对儿。

丁 辉 （惶然不定）小袁，我应该怎么办？

小 袁 你顶好跟小夜莺恋爱！

丁 辉 你胡扯！

小 袁 那么，你跟她下乡好不好？

丁 辉 下乡！那儿有我的什么事情做呢？

〔沈教授默默走出。

沈教授 你们……没有走？

〔丁辉、小袁两人不语。小袁提行李入内，丁辉欲走。

沈教授 没事就坐坐吧，丁辉。绮文明天就要走了，你们以后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了。（见丁辉坐下）看起来，你得留在我身边了。（翻着丁辉的书）威廉士土壤学。唔，土壤和植物营养，这是现代农业科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威廉士和米丘林都没有给我们做出最后的结论……可惜，我没有机会去苏北这样土壤复杂的地区了，搜集些材料，钻研一下这个问题！……我认为，科学院研究题目里，就缺少这部分。……

丁 辉 哦！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沈教授 重要！谁要在这方面跨进一步，谁就会在农业科学史上占一页，……

丁 辉 还有这么一个努力方向，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想到

……沈教授，我在土壤学上还有些基础，对植物栽培也很喜欢，也许，我可以钻研一下这个问题？

沈教授 谁都可以钻研，问题在决心和努力！青年，什么事不能做？

丁 辉 对，决心和努力！……谢谢你，沈教授，你的话给我很大的鼓励。

沈教授 我说的是简单的真理。（向外走）我到院长那里去谈谈你们的事情。（下。）

丁 辉 （兴奋地敲着书）对，这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
（直奔室内）绮文！绮文！

〔沈绮文走出。

沈绮文 你叫我？

丁 辉 对。绮文，你刚才可真坚决。

沈绮文 不许笑话我，丁辉。我只是觉得……我的理想就是做好这种工作……不不，我是说农民需要！……不不，我觉得要把自己变成又能劳动、又懂科学技术的人……不不，我说不清楚，……我不像你那样会想事情——

丁 辉 我并不会想事情，我只是坚决追求自己的理想：争取进科学院。告诉你，我已经选定了研究题目：土壤和植物遗传。

沈绮文 啊哟，研究题目都选定了？

丁 辉 是沈教授帮我选定下来的。这是现代农业科学中最重要的问题，科学院就缺少这个研究题目。你赞成我向这个理想努力吗？

沈绮文 当然。

丁 辉 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来，我们一道工作，一道研究？

这不比下乡更好些？

沈绮文 更好些？为什么？

丁 辉 为我们，——我是说，我真不愿和你分开……

沈绮文 丁辉！（结结巴巴）我明天就走了！真的，我明天一定走！

丁 辉 明天一定走？（见沈绮文点头，默然。想了一会儿，突然抓住她的手）好吧，请你等一等。（向外跑出。）

沈绮文 丁辉！——（见丁辉走了，失望地坐下来。）

〔一会儿，走道上响起清脆的口哨声。穿花衬衫、提袋子的邹丽娟出现在凉台上，她偷偷地靠近沈绮文，突然抱住她。

邹丽娟 一个人想什么心事？

沈绮文 鬼东西，吓了我一跳！你怎么跑来的，丽娟？

邹丽娟 就这么跑来的。专门给你来个意外！（举手）瞧，什么？

沈绮文 酸梅糖！

邹丽娟 我专门跑冠生园买的！（又掏一包）还有哩。

〔小袁走出。

小 袁 新闻新闻！小夜莺给我们送行来了！（挡住）找谁来啦，小夜莺？

邹丽娟 反正不找你。

小 袁 酸梅糖！缴枪不杀！（抢糖。）

〔邹丽娟逃，小袁终于扭住她的手。

邹丽娟 哎哟！野人！一点礼貌没有！

小 袁 战场上不讲礼貌。